

史

記

幾

筆

郭預祺



一
玖
—
列
傳
—

韩兆琦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玖

列
傳

袁盎晁错列传	5127
张释之冯唐列传	5163
万石张叔列传	5186
田叔列传	5216
扁鹊仓公列传	5240
吴王濞列传	5305
魏其武安侯列传	5351
韩长孺列传	5394
李将军列传	5419
匈奴列传	5458
卫将军骠骑列传	5539
平津侯主父列传	5601
南越列传	5662
东越列传	5692
朝鲜列传	5710
西南夷列传	5726
司马相如列传	5749

袁盎者，楚人也¹，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²。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³。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吮任盎为中郎⁴。

绌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⁵。上礼之恭，常自送之⁶。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绌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⁷。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⁸，刘氏不绝如带⁹。是时绌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¹⁰。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¹¹，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¹²。所谓‘功臣’，非‘社稷臣’¹³。丞相如有骄主色¹⁴，陛下谦让，臣主失礼¹⁵，窃为陛下不取也¹⁶。”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¹⁷。已而绌侯望袁盎曰¹⁸：“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¹⁹！”盎遂不谢²⁰。

及绌侯免相之国²¹，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清室²²，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绌侯无罪。绌侯得释，盎颇有力²³。绌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²⁴。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²⁵。”上弗用。淮南王益横²⁶。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²⁷，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²⁸。上因迁之蜀，槛车传送²⁹。袁盎时为中郎将³⁰，乃谏曰：“陛

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³¹。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³²，有杀弟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之³³。

淮南王至雍，病死³⁴，闻，上辍食³⁵，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³⁶。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³⁷，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³⁸。”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³⁹，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⁴⁰，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⁴¹，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⁴²。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⁴³。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⁴⁴。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⁴⁵，有司卫不谨，故病死⁴⁶。”于是上乃解，曰：“将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⁴⁷，唯在陛下耳。”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⁴⁸。盎由此名重朝廷⁴⁹。

袁盎常引大体忼慨⁵⁰。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⁵¹，袁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⁵²，）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⁵³。”孝文帝出，赵同参乘⁵⁴。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⁵⁵，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⁵⁶！”于是上笑，下赵同⁵⁷。赵同泣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⁵⁸。袁盎骑，并车揽辔⁵⁹。上曰：“将军怯邪⁶⁰？”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⁶¹，百金之子不骑衡⁶²，圣主不乘危而徼幸⁶³’。今陛下骋

六骅⁶⁴，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⁶⁵！”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⁶⁶。其在禁中，常同席坐⁶⁷。及坐，郎署长布席⁶⁸，袁盎引却慎夫人坐⁶⁹。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⁷⁰。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⁷¹！适所以失尊卑矣⁷²。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⁷³。陛下独不见‘人彘’乎⁷⁴？”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⁷⁵。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⁷⁶。徙为吴相⁷⁷，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⁷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⁷⁹，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⁸⁰。如此幸得脱⁸¹。”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⁸²。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⁸³，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袁盎。袁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⁸⁴，求见丞相。丞相良久而见之。盎因跪曰：“愿请问⁸⁵。”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⁸⁶；即私邪，吾不受私语⁸⁷。”袁盎即跪说曰⁸⁸：“君为丞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⁸⁹？”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谓不如⁹⁰。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⁹¹，而诛诸吕，存刘氏⁹²；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⁹³，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⁹⁴。言不可用，置之⁹⁵；言可受，采之，未尝

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⁹⁶。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⁹⁷；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⁹⁸。夫以圣主责愚相⁹⁹，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¹⁰⁰，将军幸教。”引入与坐，为上客。

（以上为第一段，写袁盎在文帝时期的生平事历。）

1 袁盎(àng)——《汉书》作“爰盎”。爰：通“袁”。楚——汉初诸侯国名，国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袁盎时代的楚王是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与孙子刘戊。

2 徙处安陵——被强制搬迁到安陵。安陵：为刘邦的儿子汉惠帝的陵墓所设的陵邑，级别相同于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汉代帝王的惯例是自其即位开始便给自己修造坟墓，而且强制一些富户或有罪行的人向这个地区搬迁，以便形成县邑。袁盎之父被强制搬迁，即因为有劣行。

3 高后时——刘邦的妻子吕后当权的时代。吕后名雉，早在其儿子惠帝在位(前194—前188)时，吕后就操纵政权。惠帝去世后，吕后便将小傀儡推在一边，自己临朝执政，前187—前180年在位。吕禄——吕后之侄，被封为赵王，统率北军，是吕氏一党的骨干人物，后被周勃等所杀，过程详见《吕后本纪》。舍人——寄身于贵族门下而受其亲幸，为之承担某种职事者。

4 孝文帝即位——事在前179年。孝文帝：名恒，刘邦之子，薄太后所生。原被刘邦封为代王，周勃、陈平等诛灭吕氏后，被拥立为帝，前179—前157年在位。盎兄吮任盎为郎——任：保任。汉代官僚有保任其子、弟为宦的制度，这是最高统治者对其官僚集团的一种特殊待遇，也是汉代官僚的一种补充来源。中郎——皇帝的侍从人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郎官”中的一种，秩六百石。其他还有侍郎、郎中等名称，都属郎中令。按：《汉书》本传

写此作“郎中”。梁玉绳曰：“盎为兄所保，始得为官，未必即能至六百石之秩，当是‘郎中’也。”郎中是“郎官”之最低者，秩三百石。王叔岷曰：“《通鉴》从《汉传》作‘郎中’。”

5 绛侯为丞相——事在文帝元年（前179）。绛侯：即周勃，刘邦的开国功臣，以军功封绛侯，官居太尉。后又因诛诸吕功大，故被文帝任以为右丞相，位在陈平之上。事迹详见《绛侯世家》《吕后本纪》。趋出——小步疾行地走出殿门。趋：是臣子在君父面前走路的一种礼节性姿势。意得——傲然自足。

6 自送之——按：应作“目送之”。陈仁锡曰：“《汉书》‘自’作‘目’，是也。”王先谦曰：“君无自送臣之礼，帝礼绛侯，亦不至是。”

7 主在与在，主亡与亡——徐孚远曰：“言尽节致命也，”中井积德曰：“‘在’‘亡’犹‘存’‘亡’，社稷臣与主共存亡，主亡不独存。”按：《汲郑列传》记庄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武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袁盎称周勃“非社稷臣”，盖不满其昔日之曲从吕后以封诸吕。师古引如淳曰：“人主在时，与共治在时之事；人主虽亡，其法度存，当奉行之。高祖誓‘非刘氏不王’，而勃等听王诸吕，是从生主之欲，不与亡者也。”王先谦引王文彬曰：“盎意谓勃听王诸吕，不以死争，故引‘主亡与亡’之义以相形也。”

8 用事——执政，掌权。擅相王——指吕后随其意封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等。

9 刘氏不绝如带——极言刘氏政权的危险。不绝如带：亦言“不绝如缕”，极言其微细。按：当时朝政为吕后所把持，丞相陈平尽管极力讨好吕后，但吕后仍是命吕产为“相国”，将陈平的相权架空；周勃名义上为太尉，但不能管事，吕禄统率北军，周勃名下无一兵一卒。吕后先后杀掉了刘邦的儿子刘如意、刘恢、刘友。刘氏艰危如此，故曰“不绝如带”。

10 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按：周勃、陈平之“罪”只在开始附和吕后封王诸吕之议，致使“吕氏权起”，一发不可收拾。至谓“主兵柄，不能治”，则非周勃之过，到那时周勃已经有职无权，事见《吕后本纪》。太尉：三公之一，主管全国武事。

11 吕后崩——事在吕后八年（前180）七月。大臣相与共畔诸吕——畔：通“叛”。王叔岷曰：“《汉传》《长短经臣行篇注》《通鉴》《容斋三笔》‘叛’皆作‘诛’。”按：当时的过程是，吕后一死，在长安的刘章立即通知其兄齐王刘襄起兵西下，诸吕派灌婴率兵东出迎敌。灌婴东出至荥阳宣布倒戈，与齐兵约盟，长安诸吕陷入混乱。于是周勃、陈平遂乘机而起，会同刘章等将吕氏诛灭。详见《吕后本纪》。

12 太尉主兵——周勃本来已经失去兵权，后来靠着酈况、纪通等人的帮助，骗得了吕禄的印信，夺取了兵权。适会其成功——周勃、陈平等人的功勋，只不过是赶巧了机会而已。

13 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功臣：见机立功之臣。按：袁盎这段话尽管有“进谗言”的性质，但对周勃等人的评定不为太过。

14 丞相如有骄主色——丞相现在似乎已经在你面前表现了傲慢的意思。骄主：对君主表现骄傲。

15 陛下谦让——如果您现在还向他表示谦让。臣主失礼——为臣与为君者，皆于礼有失。

16 窃为陛下不取也——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杨树达曰：“文帝后遣勃就国，盖由盎此语启之。”

17 后朝，上益庄——后来再上朝时，文帝就渐渐严肃起来，不再像以往那么客气、敬重周勃了。益：渐渐。丞相益畏——周勃对文帝也越来越敬畏。《汉书评林》引卢舜治曰：“绛侯居拥立之后，莫非疑地，盎无端之问，欲置臣主于隙，造间售欺，使帝不得不庄，勃不得不畏，安陵门外之祸非不幸也。”泷川引中井曰：“据两‘益’字，非一日之事。”

18 绛侯望袁盎曰——望：埋怨，责备。

19 吾与而兄善——我和你的哥哥（指袁哙）关系不错。而：你，你的。 今儿廷毁我——你小子居然当众说我的坏话。王先谦曰：“时盎年少，故绛侯儿呼之。”廷毁：在朝廷上当众说我的坏话。按：《汉书》于此作“今儿乃毁我”。

20 盎遂不谢——遂：一直，到底。不谢：不表示歉意。

21 绛侯免相之国——指被罢官，勒令回其封地绛县（在今山西省绛县西北，侯马市城东），事在文帝三年（前177）。《绛侯世家》云：“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22 国人——周勃的封地即绛县的人。 上书告以为反——《绛侯世家》云：“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 征系清室——调进京城，关进了监狱。据《汉书·文帝纪》，事在文帝四年（前176）九月。清室：《汉书》作“请室”。《集解》引应劭曰：“请室，请罪之室。”师古曰：“请室，狱也。”

23 绛侯得释，盎颇有力——据《绛侯世家》，周勃之子胜，尚文帝女，此次周勃得释，乃文帝女与文帝母窦太后所援救，未提袁盎为之说话事。朱翌《猗觉寮杂记》曰：“汉文欲任贾谊公卿，绛侯之属皆害之；其后人告绛侯反，系狱，谊言待大臣无礼以感悟文帝；及视袁盎为文帝言绛侯为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礼，其后系清室诸公莫敢为言，唯盎明绛侯无罪。谊固不怀前怨，盎亦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汉书评林》引李德裕曰：“绛侯系请室，盎虽明其无罪，所谓陷之死地而后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义。扬子称盎‘忠不足而谈有余’，斯言当矣。”

24 淮南厉王——刘长，刘邦之子，文帝之弟。高祖十年刘邦讨灭了淮南王黥布，十一年立刘长为淮南王，国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厉”字是刘长死后的谥号。《谥法解》：“杀戮无辜曰厉。”

朝——进京朝见皇帝。 杀辟阳侯——辟阳侯即审食其(yǐjī)，吕后的宠幸。当年刘长之母赵美人因牵连到谋刺刘邦的案件中，她们想通过审食其向吕后求情，审食其不为之尽力。当时正在怀孕的赵美人生下刘长后，遂愤怒自杀，因此刘长恨审食其。文帝三年，刘长进京朝见文帝时，将审食其杀死。详见《淮南衡山列传》。居处骄甚——行为举止都很骄纵。居处：起居，一举一动。

25 诸侯大骄必生患——按：“大”字应读如“太”，《汉书》作“太”。 可適削地——应予以谴责并削减其封地。適：师古曰：“读曰‘谪’。”意即责罚。杨树达曰：“据此盎主適削诸侯，与晁错所见正同，而盎后竟以此倾错，史家叙此，盖有微旨。”

26 益横——越来越骄横。

27 棘蒲侯柴武——刘邦的开国功臣，《高祖功臣年表》作“陈武”。柴（陈）武的太子名奇，与淮南王串通谋反事，在文帝六年（前174），见《淮南衡山列传》。按：西汉初期各有土封君的嗣子都称作“太子”，后来始用以专称皇太子。 事觉——事情被发觉。

28 治——审判，查究。 淮南王征——刘长被调到京城。

29 迁之蜀——发配到蜀地，实指今四川省之西南部。 槛车传送——槛车：囚车，因其车厢四面皆有木板封闭，故云。槛：栏，栏板。传送：由沿途的地方官分段接替地向蜀地押送。“传”字读“转”，谓辗转相送。

30 中郎将——皇帝的侍从武官，秩比二千石，统领诸郎，上属郎中令。

31 弗稍禁——平时一点约束也没有。 暴摧折之——突然的严厉打击他。暴：突然。

32 遇雾露——代指各种偶然原因。 行道死——死在行道中。 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那您就会被认为占有如此辽阔的国土竟容不下自己的一个弟弟。

33 遂行之——遂发配淮南王使之上路了。

34 淮南王至雍,病死——事在文帝六年(前174)。雍:汉县名,县治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病死:据《淮南衡山列传》,乃刘长发愤,绝食而死。

35 闻——消息上报。辍(chuò)食——中断吃饭。辍:止,中断。

36 顿首请罪——师古曰:“自责以不强谏也。”吴见思曰:“何与袁盎事?正自明其言之中也。”

37 上自宽——梁玉绳曰:“‘上’当作‘陛下’。”此往事——事情已经过去了。

38 高世之行——高出于一切世人的行为。不足以毁名——不会有伤于您的名望。不足:不会,不能。

39 陛下居代——指文帝当年为代王时。刘恒于高祖十一年(前196)被封为代王,至前179年被拥立为皇帝,为代王共十七年。代国的都城中都,在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南。不交睫——犹言“不眨眼”,指不睡觉。

40 曾参以布衣犹难之——曾参作为一个平民他都做不到。曾参:孔子的弟子,以孝著称,事迹见《仲尼弟子列传》。布衣:指平民。亲以王者修之——以一个王者的身份亲自做到了。修:行,做。

41 诸吕用事,大臣专制——其先是诸吕掌权,其后是大臣(周勃、陈平等)专政,二句皆言当时形势之凶险复杂不可测度。乘六乘传(shèngzhuàn)——乘坐并带着总共六辆传车。古称一车四马曰“乘”。董份曰:“盖文帝料汉事已定,止用六乘急赴,不多备耳。”也有说“六乘传”是指六匹马拉的传车,以表示其乘车者的身分之高。因为还见有司相如所乘之“二乘传”与昌邑王所乘之“七乘传”。还有说“六乘传”指六次换乘(chéng)传车,以取其快速。此说疑非。传车是驿站上供过往官员乘坐的车辆。驰不测之渊——指火速地进入了长安城。《集解》引臣瓚曰:“大臣共诛诸

吕，祸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测’也。”

42 贲、育——孟贲、夏育，都是古代有名的勇士。《索隐》引《尸子》云：“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战国策》有所谓“夏育叱呼骇三军”。

43 代邸——代王在京的府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按：《文帝纪》作“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胡三省《通鉴注》曰：“盖代王入代邸，而汉廷群臣继至，王以宾主礼接之，故‘西向’。群臣劝进，王凡三让；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让者再，则南向非王之得已也。”

44 许由——传说中的隐士，据说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见《庄子·让王》。过许由四矣——《汉书·许由传》引刘子翬曰：“方汉大臣诛诸吕迎文帝，文帝与宋昌决策而来，岂有许由之志哉？再三之让，姑欲谦谦尽力耳，盍乃谓过许由之让，谄谀甚矣，岂不张帝之骄心哉？”

45 欲以苦其志——磨炼其意志，此用孟轲语。《孟子》云：“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云云。

46 有司卫不谨——有关人员保护得不周到。泂川曰：“《汉书》‘卫’上有‘宿’字。”王叔岷曰：“《汉纪》‘卫’字上亦有‘宿’字。”

47 淮南王有三子——据《淮南王传》，刘长有四子，长名安，次名勃，次名赐，次名良。

48 立其三子皆为王——据《淮南衡山列传》，孝文八年（前172），封刘长四子皆为侯。至文帝十六年（前164），时刘良已死，文帝又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49 盍由此名重朝廷——杨慎曰：“谓有高行，不足毁名，正是盍人主心术，比于俳优解愠。”史珥曰：“袁盍谏迁淮南王，持论甚正；及帝之悔，劝封三子，亦得。第‘高世之行’三事则引喻失伦，可耻可恨，升庵所以谓‘俳优解愠’也。”按：据上述数事，袁盍已几乎可入“佞幸传”，而汲黯却“慕其为人”，诚不解其故。又，袁盍为中

郎将时，有帮助张释之升迁事，见《张释之冯唐列传》。

50 大体——大局，原则问题，多指礼法制度而言。 忼慨——同“慷慨”，愤激多气。

51 赵同——即赵谈，史公为避其父讳而改称“同”。其人又见于《佞幸列传》、《季布栾布列传》。 以数幸——数：数术，指星历之类。《佞幸传》曰：“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 常害袁盎——害：嫉恨，以其存在为己之患。

52 常侍骑——官名，皇帝的骑从侍卫。《索隐》引《汉旧仪》云：“持节夹乘舆车骑从者云常侍骑。”盖即通常所谓“武骑常侍”。（持节夹乘）——按：此四字割裂上下文，乃补叙“常侍骑”之职务，疑旁注之混入正文者，《汉书》无此四字。

53 廷辱之——在朝廷大众面前侮辱他。 使其毁不用——毁：说人坏话。《汉书》于此作：“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泷川引冈白驹曰：“于廷辱之，帝知其有隙，赵虽毁君，疑而不入也。”按：袁氏一门皆深通此保己倾人之术。

54 参乘——陪侍皇帝同乘一辆车，既示优宠，亦做警卫之用。

55 共六尺舆——谓同乘一辆车。六尺舆：六尺宽的车厢。王先谦引《隋书·礼仪志》云：“汉室制度，以雕玉为之，方径六尺。”又引《通典》云：“秦以辇为君之乘，汉因之。以雕玉为之，方径六尺。或使人挽之，或驾车下马。”

56 奈何——怎么能。 刀锯余人——指赵同是受过阉割的宦官。《报任安书》云：“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用语相同。凌稚隆引刘梦松曰：“袁丝谏赵同参乘，伟矣。然谏则是，而谏之心则非。夫人臣事君，不蓄私忿，不怀旧怨，盎之恶谈，乃由于素不相能，惧同子近幸，日夜潜毁，暴其过恶。此所谓因忠以求名，乘私以快忿者也。”

57 下赵同——令赵同下车。

58 霸陵——汉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在今西安市灞桥区之

毛窑院村，位于灞河西岸白鹿原北坡形似方锥的凤凰嘴。因其山，斩原为冢，凿洞为玄宫，就其水名为陵号。汉代皇帝从其即位的第一年即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汉文帝视察自己陵墓工地的事还见于《张释之冯唐列传》。欲西驰下峻坂——想从陵墓顶处的高坡上驰车而下。按：文帝的霸陵不是由平地堆土而成，而是凿洞于一个山坡上，所以其陵墓顶处可以很高。

59 并车揽辔(pèi)——傍着文帝的车子，紧紧拉住文帝车前诸马的缰绳。并：通“傍”，靠着。辔：勒马的嚼子与缰绳。

60 将军怯邪——袁将军你怕了么？因袁盎当时为中郎将，故文帝称之为“将军”。怯：胆小，害怕。

61 千金之子——豪富人家的孩子。千金：汉代称黄金一斤曰“一金”，“一金”可抵铜钱一万枚。坐不垂堂——不坐在屋檐下。《索隐》引张揖曰：“恐檐瓦坠，中人。”也有称“垂堂”为殿边者，《说文》云：“堂，殿也。”师古曰：“谓坐殿外边，恐坠堕也。”

62 百金之子——普通富人家的孩子。不骑衡——不倚楼上的栏杆。《集解》引如淳曰：“骑，倚也。衡，楼殿边栏楯也。”也有人称“衡”是指车辕前面的横木，似与此处意思不合。

63 乘危徼(yāo)幸——到危险的地方去希求幸运。乘：登。徼：求。

64 六骈——六匹马拉着的车子，皇帝的车子用六马。王先谦引沈钦韩云：《宋书·礼志》《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飞，谓飞黄也。”按《汉书》作“六飞”，与“六骈”同。骈：也叫“骖”，即边马，这里即泛指马。

65 自轻——指不爱护身体、生命。奈高庙、太后何——意谓倘若有个好歹，怎么向死去的父亲和堂上的老母交代呢？高庙：刘邦的寝庙，这里即指刘邦。太后：指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泷川曰：“司马相如《谏猎书》，盖敷衍此数语。”

66 上林——即上林苑，秦汉时代的皇家猎场，旧址在今西安

市西南,地有数县之广。 皇后——姓窦,景帝的生母,其传奇式的经历见《外戚世家》。 慎夫人——文帝的宠妃,其人又见于《张释之冯唐列传》。

67 禁中——宫廷内。 同席坐——同坐一张席子。汉时的习俗不坐椅子,都坐在垫子上,与今日本之习惯同。

68 及坐,郎署长布席——郎署长:官名,负责照顾皇帝的生活起居。何焯曰:“郎署长亦从幸上林,职司布席耳。”布席:指布置得和在宫中一样。王先谦据《群书治要》《汉纪》《资治通鉴》之引《史记》皆作“及坐郎署”,无“长布席”三字,以为“长布席”三字衍。师古引苏林曰:“郎署,上林中直卫之署。”

69 引却慎夫人坐——将慎夫人的座位向后拉了一点,使其与皇后分出等级。

70 上亦怒,起,入禁中——文帝也生气地站起身来,回宫了。按:《汉书》无“入禁中”三字,似乎更合情理,因为这是在上林苑。

71 立后——确立皇后。 妾主——小老婆与正妻之间。旧时小老婆称正妻为“家主”,二者之间的地位悬殊。

72 适所以失尊卑——适:正好,只能。

73 陛下所以为慎夫人——您现在对待慎夫人的这些做法,指妻妾无别。

74 人彘——指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因受宠,几乎夺嫡。刘邦死后,被吕后断去四肢,抛入厕所,称为“人彘”。详见《吕后本纪》。王应麟《困学纪闻》曰:“樊哙谏高帝曰:‘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袁盎谏文帝曰:‘独不见人彘乎?’以近事为鉴,则其言易入也。”凌稚隆引凌约言曰:“先以‘引大体,慷慨’提起,后紧接谏帝下赵同,谏帝驰峻坂,谏帝却慎夫人坐,历历证之,皆根‘引大体,慷慨’一句来。”

75 居中——在朝廷内任职。 陇西都尉——陇西郡的武官。陇西郡的郡治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

76 齐相——齐王之相,齐国的都城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之